

舒辉波《听见光》：

# 叙事的渐入佳境

□李浩



渐入佳境首先来自于《听见光》的阅读感受，开始部分的叙述是建构的、平缓的，甚至略有常规，但随着故事的铺展，特别是琴声在文字中开始萦绕之后，那种“佳境感”便一点点地呈现，甚至在螺旋上升，高潮迭起，到后面，我感觉舒辉波的文字始终处在高音位置盘旋，偶尔会向更高处探伸。

渐入佳境也来自于它的故事波澜，当哲源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练琴并构成内在张力的时候，当哲源进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然后又决定离开并继续深造的时候，当哲源开始学习英语并与父亲再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盲人音乐家的哲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作家舒辉波不仅有效串联起了这些故事，还为它们建立了层叠的推进关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牵引的力量。

渐入佳境还呈现在情绪情感的建构上，步步楼台，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洪流。阅读“辛德勒的名单”这一节的时候，哲源姑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深深地触动；当《神秘园》的演出获得成功，现场所有观众都深深沉浸在感动之中的时候，我再次被深深触动；当刘培彦老师到地下室为哲源上课的时候，我又一次被深深触动。这些闪光点构成了佳境。

另外一层佳境渐入则是盲人艺术家哲源的艺术成长之路，他的演奏从初步尝试到日趋稳定，再到得到承认和遭受挫折，一步步寻找名师和更变自己。人物传记受困于人物成长中的故事发生，那种情绪情感叠加上之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作者能把多重佳境渐入整合在一起，合力向更高处推进，这可得益于他之前小说写作的训练，也得益于他对哲源故事的熟稔和精妙取舍。

这可能是我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读到的特别有深度和思考力的一部，甚至会让我部分“遗忘”这是一部为儿童创作的作品，而将它当作一部像《人类群星闪耀时》或《三大师》那样的传记作品来看。它不乏儿童性，同时是一部有思考和追问的书，有审视和开掘的书，其深度和厚度是可以与优秀的成人文学所媲美的。近些年来，我阅读过大量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也写下过数十篇批评论文，但谈及深度和思考力的还是第一次。在这部书中，其思考力来自哲源对于生活的敏锐感受和内在真诚，我们必须承认，盲人艺术家哲源在这点上的贡献是极大的，他的言说中和我追问中携带着思考的力量；它的思考力还来自作家舒辉波的敏感和敏锐捕捉，

他善于从哲源的话语中捕捉到那些带有思考性、反思性和坦诚不避的点，然后将它有机地镶嵌、融合在文字中。它的思考力还呈现在，作家舒辉波对于艺术家和音乐艺术的理解、追问和审视中，在他对于哲源故事细节的铺开和把握中，在作家适度的文字、情绪和思考延展中。我可以随意地枚举这本书中有思考向度的句子和细节，譬如“G弦之歌”中的某些段落，“寂静之声”结语部分的文字，譬如“辛德勒的名单”一节中哲源对于“特殊照顾”的享受和深恶痛绝，譬如每一次作家和艺术家之间的问与答……“寂静之声”一节，哲源说他一直在寻找小提琴，直率、真诚的舒辉波提出他的疑问：“一直在找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而哲源的回答是：“我剖析过自己，生活在这个健全人为主的世界上，盲人的内心其实敏感脆弱而自卑。但是，我总觉得自己不一样，既和健全人不一样，哪怕就是在普通的盲人中间，我也会觉得自己不一样，有点儿自命不凡的意思，仿佛身负天命，我要寻找到生命中的一样东西。”而舒辉波则以理解的、认同的语调谈了自己的同样“负载”。可以说，在这部书中，作家舒辉波和盲人艺术家哲源提供了平等的、棋逢对手的思考能力与认知能力，正是这种相得益彰“抬高”了《听见光》的深度与厚度。之所以反复重申“盲人艺术家”的定语，是因为“盲人”这个充满黑暗暗的词汇对于艺术家哲源的种种赋予，包括敏感、疼痛和由此带来的艰难，这也是这部传记文学中别具深度和厚度的一个支点。

作家舒辉波在这部传记文学中的情感投入也是值得称赞的，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情感投入才能让我们跟着艺术家哲源一起听见了光，一起得以进入到哲源的世界里，与他感知着世界、生活、命运中的美和爱，疼痛与残缺。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谈论文学的标准时说，除了作家的基本才华之外还有思考价值、技艺的外在之美和作家的真诚，他把真诚放在了标准之中——我越来越认可他的这一标准，是因为我也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作家的真诚对于文字和文字呈现的巨大影响，包括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中。我在《听见光》的这部书中读到了真诚，正是这种真诚的情感投入才使我们得以窥见哲源的世界中的光和黑暗，窥见他生命历程中可见的和几乎不可见的种种。在这部书中，作家舒辉波用极有情感内含的语调写于疼爱着哲源的妈妈的死亡：“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妈妈了，没有妈妈伸向的那双温暖而可靠的手了。一个人住在王老师的房子里，多



《听见光》舒辉波著，晨光出版社，2021年3月

出了很多时间，也多出了许多寂寞，尤其是在想起妈妈时，让他觉得时间难挨……”“到了夜晚，房子里仿佛还有隐约的琴声没有回到琴盒，仍旧在四处游走，走到哲源的耳朵里，就变成了《辛德勒的名单》的旋律。哲源躺在床上……”这些美妙的文字中包含着百感交集，包含着作家在这里伸展出的神经末梢以及与之传体的身体完成的“血肉相连”，包含着作家在这些文字里投入的真情，它写给阅读者，更是写给自己。

我还要提及《听见光》中包含的励志性，它让我们看到“听见光”的路程中所遇到的疼痛和艰辛，以及盲人音乐家哲源身上的那种坚韧毅力和不屈。更为可贵的是，这本书的励志性不是贴上去的，不是浮在文字表面的，而是始终由底部生发，更为真切感人，更会让人真正地受到触动。我可能还要提及舒辉波在《听见光》中精心安置的音乐知识，这一部分可能是舒辉波在采访中、采访后才完成的资料萃集，但他没有将这些知识简单地拼贴在文字中，而是将它融为文字的整体，成为文字中光的闪烁。我不准备把所有看到的都一一枚举出来，我相信认真、聪慧的阅读者比我读得更深，更透，更有启发性。（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 创作谈

#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舒辉波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听见光》是以从云南走向世界舞台的青年盲人小提琴家张哲源的真实人生经历写成的非虚构作品。哲源自幼因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而深陷黑暗，起初，他凭借触觉和听觉来认知世界，凭借心灵和想象、意志和热爱来寻找人生的光亮和生命的意义。这不单纯是一个盲人如何克服种种不可能，进而学琴成长、展现生命奇迹的励志故事，还包含了一个平凡生命在与他人、世界、时代和自我命运的相处中所展现的人性光辉。

哲源父母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离异了，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但是爷爷奶奶冷战一生。起初，他是那个被抛弃和遗忘的孩子，睁着眼睛，望着一切都是黑暗的世界，一盘一盘地听爸爸给他的磁带，那配着古典音乐的童话故事就是他可以自由穿梭的另外一个世界。他可以从屋檐下燕子叹息般的呢喃声中，辨出小燕子出生了，“因为燕子妈妈叫声不一样了”。起初，大家不相信，后来的事实让大家惊叹不已——张哲源第一次能“看见”健全人看不见的东西。12岁时哲源遭遇同学们的恶作剧——被关在柜子里在恐惧中度过了4个小时，柜中隐约听到的《G弦之歌》成为了他的生命之光，从此，他开始学习小提琴。

到了初一，盲哑学校的同学们开始学习按摩的时候，张哲源了解到按摩会让手指变形，从而影响拉琴，

并且盲人按摩几乎是所有盲校学生未来的命运时，他选择了退学，开始专心学琴。当盲校的小伙伴们都在按摩店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哲源得到了一个没有显示屏的电脑，通过读屏软件开始博览群书，对于历史、哲学和文学的热爱，他“听到”了更大的世界。从青岛青少年国际小提琴大赛回到昆明后，18岁的张哲源在云南昆明剧院成功举办个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并且按照和父亲的约定，他从此开始“自食其力”。

2010年，张哲源考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担任小提琴手，同年，在亚洲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上担任小提琴独奏，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跟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前往全球30多个国家参加百余场演出。两年后，哲源请辞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因为他想专心学琴成为小提琴演奏家。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放弃国家级的艺术团工作租住地下室，晚上到酒吧拉琴挣钱白天跟随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学琴。哲源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音乐天赋和对音乐的执着热爱，打动了刘培彦教授，但是刘教授也告诉他，学琴太晚，将来未必能如他所愿，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这与天赋和勤奋无关，与人的生理机能有关。

哲源想创造奇迹。在跟随刘培彦、张笑笑老师学琴一年多之后，2014年哲源参加 CCTV 小提琴大赛进入全国六强，并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需要的时候重回艺术团，次年，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学专业。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哲源一边兼顾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出工作，一边准备雅思考试，同时，还师从小提琴演奏家陈曦和向泽沛老师学习小提琴。2018年，哲源获得雅思考试平均分7分的好成绩，并于2019年考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音乐表演硕士。3年后，张哲源是班上唯一一个获得优秀评级的硕士毕业生，并在谢菲尔德大学举办个人毕业音乐会。系主任萨拉教授主动推荐哲源到北方皇家音乐学院攻读博士，但哲源选择了回到祖国。

2022年4月，哲源被查出罹患原毒症五期……眼睛看不见，却选择了最难的乐器小提琴——他无法通过眼睛和镜子，来让弓子与琴弦垂直，无法纠正一错再错的身姿与

手势，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嘴巴、鼻子、手指、耳朵和心灵，把他感受和理解到的这个有情而丰富的世界，通过琴声讲得如此深刻而贴切。用心灵看到广阔的世界，用耳朵听见生命的光，哲源在黑暗中走过了一条荆棘与玫瑰并生的艰辛之路。从翻译音乐谱，到大量背诵乐谱，演奏技术艰深的小提琴曲——帕格尼尼随想曲和伊萨伊的六首奏鸣曲，到成为马思聪第三代传人；从几乎零基础学英语，风雨无阻地去人民大学英语角练口语，到3年考雅思……哲源在不断地推倒局限他生命的墙，甚至打破了13岁之后学琴无成就的魔咒。“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成就他的恰是因为他看不见却并不放弃的坚强意志与柔韧心灵。因为看不见，哲源的外部世界一片黑暗，但是心灵和耳朵的通路却光辉明亮。他的听觉更灵敏，手指触觉更丰富，这让他13岁学琴仍然能够取得巨大成就。

《听见光》不止于惊叹哲源的成绩，而在于借助哲源的眼睛和心灵思考我们认知、理解、面对世界与困境的观念、态度、方法——毕竟那些关乎自我追寻、关乎健全人格、关乎信仰热爱的人生种种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和面对的。哲源把生命中的一个不可能变为可能，不靠勤奋，他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源生命自由意志所展现的坚韧与丰富，让我们生而为人，倍感骄傲与感动，也深受鼓舞与启示。

这本书于2021年开始写作准备，3年来多次前往云南采访调研，采访录音资料整理成文有120万字。这本书不仅包含了哲源的个人成长经历，还有和他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时代与社会；不仅描绘了哲源生命与人生的丰富与复杂，也侧面书写了性格鲜明的普通盲人和盲人艺术家群体；除了塑造性格鲜明的哲源家人，如姑姑、母亲、父亲、爷爷、奶奶，还有性格鲜明的当代音乐家群体，如向泽沛、吕思清、陈曦和宁峰。这些世界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免费给哲源授课，是帮助他、改变他的人。

此外，本书还多处正面书写代表国家形象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以及中国残疾人事业，个人成长的背后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进步、发展与繁荣。据相关数据，截至2022年，中国盲人约有1800万人，占全球失明人口约21%，且每年新增盲人数量已经达到40万以上，相信随着国家的繁荣富强，生活在黑暗中的盲人都能听到时代进步的足音。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关心和帮助残疾人，助力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听见光》插图

《听见光》是一个兼具冲突性与诗性的题目，也是作家舒辉波继《梦想是生命里的光》《逐光的孩子》之后的又一部以“光”为题的作品。舒辉波选择了非虚构写作的形式，承载了中国首位盲人小提琴演奏家张哲源的童年成长与曲折坚韧的寻光、寻光之路。

非虚构写作常被论及的三个核心词分别是真实性、文学性、思想性。在作品《听见光》中，舒辉波充分运用了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路径。作品将一个健全人不甚熟悉的领域——盲人生活领域做了一次深度的“打开”，真实感扑面而来。记得演员在分享角色塑造心得时，讲到为了演出一个盲人的真实感觉，会蒙住眼睛去体会生活。阅读舒辉波笔下张哲源的盲童世界，让人能够笃定地相信，舒辉波也必然是蒙住眼睛，追随过盲童的生活脚步，触摸过盲童的内心感受。作家在写作中达成了一种切实的“换位”，从健全人的世界转而进入了盲人的世界。诸多的细节，包括盲童如何感受并忍耐各种“差异”、各种无意的被忽视与刻意的被重视，包括盲童如何靠听与触觉感知周遭的世界，如何对抗现实生活中各种被划出并限定的“边界”。作品描写一个不断对抗“盲童命运”的个体的艰难成长，无论是人物的家庭，还是人物周边推动命运发展的因果关系、正负原因，都没有回避。比如父亲的存在，强势的父亲既是哲源精神深处难以摆脱的压力，也是多个关键时刻敢于破釜沉舟支持哲源追求梦想的支撑；比如哲源学艺路上的多次拜师，名师们各异的表现和给予哲源的反馈，也都做了真实的、非概念化的复杂呈现。姑姑、妈妈、奶奶、包括爷爷等亲人给予哲源的精神疗愈与有限帮助，也保持了真实的生活形态。作家的付出，历时三年的追踪与创作，都化作《听见光》的真实性传达的信服力与感染力。

《听见光》虽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但是其文学性、艺术性都值得称道。作家在保持真实性的叙述立场的同时，做到了叙事流畅、准确、精细、精密。作品具有强大的阅读吸引力，吸引读者一路追随哲源去冲撞、挑战既有的成见与边界，寻求更高远的自我实现。作为一部以艺术家成长历程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作家对音乐艺术境界的传达同样非常传神，尤其是对小提琴演奏难度与艺境的层层提升的描写，融通了语言艺术与音乐艺术的边界。读者可以借由作家的文笔，沉浸于哲源的小提琴演奏之中，被音乐艺术的魅力深深打动。

这部作品对非虚构写作本身也有延展意义。当下非虚构写作的题材，相对集中于乡土情怀、底层人物书写，而《听见光》的写作重心，不在于陈述具体的人或事，而是关涉人本身，关涉人的命运，关涉人类如何对抗“宿命”。这是《听见光》对非虚构写作可能抵达何处的有益实践。作品中，作家还有意识地穿插了作家与哲源的对谈，片段性地介入叙事。这一具有新意的文学形式，有助于更深刻地呈现人物的思想光芒。

这同时涉及到如前所述的关于非虚构写作的“思想性”问题。非虚构写作选择了保持真实性的写作立场，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思想性的削弱或限制。但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叙事主体，作家应该在叙述中表达出主体的在场，表达出主体的视角、态度与观点。不止于复现生活，同时具有独立深刻思想性的作品，才可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听见光》由饱满的“真

# 非虚构写作『真实性』中的文学力度

□崔昕平

实性”作支撑，同时延展了内里的思想承载。作品中，作家与笔下真实的人物哲源共同追问着一系列问题：如何面对强大的“命运”，“一个人的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做什么样的人生“追求”；健全人类群体与盲人等其他群体的“成功”指向向是否应该有所差异，盲人的生涯是否应该有所边界；作为一个拥有智慧的生命体，如何追求成功，如何追求生命意义的升华，等等。哲源也以自己一次次令人惊讶的表现回应着这些命题可能达成的多种回答。

《听见光》的思想性还不单单局限在人物命运的思索，同时是一个关乎社会问题的思索。作品真实地深入盲人世界的同时，也给予健全人类群体深刻的触动与思考，这涉及了一个习焉不察的“立场”问题。儿童文学作品要有“儿童本位”的立场，《听见光》盲童”作家与哲源的对谈中有这样一句话：盲人是“现实生活中边界被限定”的人。这是健全人的世界对盲人世界形成的无意识的限定，是需要去打破的成见，同时也是更关乎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问题。

作家从120万字的笔记材料中，提取出这部20余万字的非虚构作品《听见光》。相较而言，作品的后半程比前半程对张哲源童年成长阶段的描写要更具吸引力。个中原因，大约源自哲源本人对命运两个层面的抗争，一是盲人群体面对健全人类群体普遍面临的困难，二是作为盲人对同类群体自身限定的个体突破。小时候的哲源所面临的困难，是盲人群体面对健全人类群体所普遍面临的困难。

哲源要突破的是盲人的“生存”局限性，他进入盲人学校，学习生存技能。盲校同学们的人生目标是自食其力，或者成为运动员，入选残疾人运动队，或者是学习按摩技艺，成为盲人按摩师。哲源的独特精神价值集中凸显于第二个层面的抗争，那就是突破盲人群体“宿命”的局限性。作家真切地写出了哲源与大多数盲人的不同选择，那是一股不屈服于命运、不甘于被限定、有着更高远追求的人生理想。作品的后半程，哲源不断突破同类群体的局限性，他不甘于做一个仅能谋生的人，从盲校退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他进入盲人艺术家的最高殿堂，仍不甘于周而复始的、重复的演出，退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考入有限的招收盲人学生的北京联合大学继续追梦；国内高校一纸文凭不能满足他的学习需要，他萌生出到专业的音乐学府学习的愿望，最终选择出国进修，为此从头学习英语并用4年时间攻克了语言关，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硕士。哲源这不竭努力的精神状态，远远超越了同类群体的自我限定；理想之光召唤下，在黑暗世界阔步前行的哲源，也为整个人类群体修正了所谓“边界”与“限定”的认知。

哲源不竭的人生动力、艺术追求，艺无止境、天高地阔的成长道路，如同密集的首符、暗夜的光芒，激励人心，涤荡思想。《听见光》这部非虚构作品带来真实的、审美的、思想的碰撞。这部作品的读者，显然不仅是少年人，也不仅是健全人，而应是更多维度的。（作者系太原理工大学教授）



《听见光》插图



童心世界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六期 小免赏花 周泓希(三)岁作品